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狐

第五十回 舊店重開忽來親串 佳人半老效作男裝

卻說汪桂芬重至寶玉家中，將銀錢結交寶玉，竟出於寶玉意想之外，因昔年與月山等姘識，無不一一倒貼，籠絡其心，今桂芬同是戲子，儼然豪富的嫖客，大有揮金如土之概。寶玉落得享用，不嫌他相貌不揚，卻當他大老官一般看待，當夜便挽留住宿，雖內媚工夫遠遜於□三且輩，然一來看鈔票面上，二來值此空閒之際，聊勝於無。翌日，桂芬因天氣炎熱，不去做戲，連朋友也不看了，好則寶玉眼前不做生涯，並無一客前來造訪，盡不妨日夜盤桓，彼此無非相對閒談，或剖瓜切藕，或品茗調冰，不啻住在消夏灣中，與外面紅塵隔絕。桂芬承寶玉優待，享此豔福，未知何修而得之，雖說是銀錢買來，卻勝於尋常嫖客許多，也算值得的了。故昔人有詩羨之曰：

羨煞鴛鴦不羨仙，炎天試放並頭蓮。
花開縱怕秋風冷，究勝他人浪擲錢。
其二
修得幾生豔福誇，午風涼處剖新瓜。
夏宵更比春宵短，流水無情悵落花。

書貴剪裁，掃去浮文。單說桂芬自五月下旬到此，轉瞬已過三伏，將屆新秋，屈指住了一月有餘。雖在清涼世界中，獨嘗溫柔鄉滋味，然解囊揮霍，耗費幾及千金，已將前數月餘剩之資化為烏有，翻使寶玉得了一注意外小財，若換了別人，戲子結識妓女，妓女必然倒貼，那有戲子充作嫖客之理？有之則惟桂芬一人。故書中特載其事，識者謂桂芬太賤，而我獨謂桂芬品格極高，迥出於黃月山、楊月樓、□三且之上。不然，始或自慚形穢，以銀錢為入門之路；繼則情義既深，方向寶玉借貸，寶玉即不甚相愛，亦難固卻。今桂芬均不屑為之，住過一月，化盡千金，縱窳態不形於色，而心中暗自盤算：我之承寶玉優待，不過貪我之錢，並非愛我之貌，我若不知趣，只管住將下去，不但被他看輕，並且要被他的厭棄了，到那時豈不慚愧嗎？我不如安分守己，早早離開此地，仍舊一心一意去做我的戲罷。好得此中美味，我已細細領略，久後也不過如斯，還是留有餘不盡之緣，為後日再來相見地步的好。

桂芬拿定宗旨，下一天便向寶玉說道：「我們班子裡，熱天停演半月，我卻歇了四□多天，此刻暑退涼生，我得了他的包錢，不能不去的了。再者有個朋友，晚上約我去商議一件事，卻又萬難推諉的，所以今夜不得奉陪了。」說罷，起身要走，寶玉拉住衣襟，問道：「剛剛唔篤屋裡來格人，阿就是關照格兩件事體佬？」桂芬點頭稱是。寶玉又道：「明朝要來格，橫勢故歇做仔戲，不過辰光晏點，奴格搭勿要緊格，去仔勿就來介？」桂芬聽了，暗想寶玉雖然聰明，怎知我一去不來，如此決絕？但我不便與他說明。只得含糊應道：「你又不曾得罪我，討厭我，我為什麼不就來呢？」寶玉方才放手，由他自去，不表。

那知桂芬一去之後，竟然絕跡不至。足見桂芬性情灑脫，不為色慾牽纏，洵非他人所能及。但寶玉甚是盼切，望眼欲穿，因桂芬屢屢贈銀，相待頗厚，且一月中枕邊衾底，未曾無情，今忽獨宿孤眠，那得不令人想念？雖幾次命阿金前去邀請，桂芬終托故不來。寶玉不解其意，然亦無可如何，沒法叫他再至，也只好心死了。

其時已交八月初旬，寶玉住在此間，別無相好往來，深嫌岑寂，擬欲重興舊業，復掛商標，即與阿金、阿珠計議此事。阿金道：「問搭場化，嚙是嚙哈，不過忒清靜點，到仔冬裡，更加勿時露哉，頂好搬一個場，難末掛牌，大先生，想阿對佬？」寶玉點頭，又道：「奴到仔上海毛一百日，格幾化客人才去撥信，故歇倪做起生意來，板要唔篤奔腳步，一家一家去關照得來，勿知阿能夠照舊鬧猛。」阿珠插嘴道：「大先生放心末哉，勿是我搭金姐海外吹（讀癡）牛皮，有倪格兩個做手，有大先生實梗格主腦，要拉點客人總容易格，愁俚作哈介？」阿金道：「說末實梗說，到底倪冷仔年把場，一時頭浪要拉攏幾化客人來，也有點吃力格，奈看得忒容易。照我格想法末，過仔八月半節，倪一面去看定房子，一面去知照格星熟客，等到念幾里，看過仔大跑馬，難末掛牌子，生意還就好呀。」寶玉問道：「哈格道理落，板要跑馬過後介？」阿金道：「嚙哈別格意思，不過借跑馬格辰光，出去出出風頭，讓別人曉得曉得，自然有一班新戶頭來哉。」

三人正值計議之際，忽然乾女兒胡秀林前來張望乾娘，問起乾娘節後可要再做生意？寶玉便將與阿金等計議的話告訴秀林。秀林道：「乾娘要另租房子，倒蠻巧一件事體，倪阿姆有個結拜姊妹，也是開堂子格，前節搬到三馬路，就勒倪原底子間壁，故歇因為生意勿哪哼，格落八月半前，亦要調頭到四馬路西尚仁裡去哉，格注房子空下來，乾娘就去租仔，阿是野野巧介？」寶玉道：「格末格件事體，就托仔罷，每月幾化房錢，奴照出末哉。」秀林道：「格格房子，乾娘自家阿要去看看？租仔下來勒勿中意介？」寶玉道：「格一帶房子，奴有點數脈，看得格，膽大替奴幹就是哉。」秀林道：「說末實梗說，究竟差阿金去看一埭格好，道地點總勿差格，因為格搭場化奴也去歇格佬。」寶玉答應。秀林又把別話講了一回，見夕陽將下，恐家中有客叫局，急忙告辭回去，不提。

獨說寶玉這幾日天天出外，坐著馬車閒遊，照那從前的形景，打扮得格外時新，常在四馬路、大馬路一帶招搖而過。倏忽間已逾秋節，後在三馬路租定房屋，均由秀林那邊代為辦理，全不費寶玉精神，單命阿金看了一次，果然合意，遂即揀選吉日，搬將進去。一切情形，與前大致彷彿，恕不煩贅。惟寶玉遷進新屋之後，卻有好幾天沒有出外，略略料理料理，又添用了兩個粗做娘姨、四個抬轎的幫腿，將自己的哥哥升做了總管帳，準備跑馬後擇吉開張。

過了兩日，聞得西商騫馬，准於念三、四、五三天，寶玉預先定好了一部紮彩四輪橡皮鋼絲雙馬車，猶恐不足以爭奇炫異，連馬夫所穿的號衣，都是新做起來的，莫說自己頭上身上，無一件不耀眼增光。可見寶玉奢華之癖，北里中要推為獨步。然其生涯之發達，名譽之擴充，實亦由奢華而得。如諸公不信，試問幾個老上海，自知余言不誣了。寶玉到了跑馬那一天，出足風頭，姊妹行中沒一個及得分毫，引得馬路上看的人莫不高聲喝采。一連三日，足足費去了三四百元。按這段情節，在下何以不細細敘述呢？一來並非緊要關目，二來洋商跑馬，昔年寶玉換坐郭綏之的花車，前書已經表過，現若重起爐灶，徒取之熱鬧，依舊一一描摹出來，非但在下這枝筆窮態畢露，為有識者所竊笑，即粗知文義的人，也要說在下這樣做法，竟與走馬燈一般了。

話休煩絮。仍說寶玉於跑馬後，擇定念八懸牌開市，預先幾日，特命阿金、阿珠持著名片，分頭邀請舊時一班熟客，以張當日的場面，但內中有幾個不在上海，有幾個卻早知寶玉回來，因未得悉住址，無從探訪，今持名片相請，自然應承。阿金、阿珠尚嫌客少，又拉了幾個新戶頭。果然到了念八那天，甚為熱鬧，不減曩年氣象。寶玉自是歡喜，不必細說。且其間無事可記，只得概行從略，並非在下有意潦草塞責，祈閱者諒之。

單表寶玉自中秋後做起生意，直至年關結算，略有盈餘。怎奈寶玉用場太大，僅足貼補正月開銷。是時已屆二月初旬，突然來了一個四五□歲的婦人，帶了一個□三四歲的小女兒，單與寶玉的哥哥認識，那哥哥領他們上樓，拜見寶玉，據說關著姨表親。寶玉從未見過，但聽哥哥代述姓名，方始細敘述親情。原來與那婦人是表姊妹，那個小女兒是寶玉的姨甥女，生得眉目如畫，楚楚可人，寶玉甚是愛憐，便問那婦人來意。那婦人也是浦東人，口音極其粗俗，回說：「我在鄉下，聽是儂妹子實介得意，又曉得二哥也在這裡幫忙，介落我帶仔因魚來投奔儂，要想跟儂學習學習，弄口飯吃吃呀。」寶玉聽了，頗合己意，將姨甥女取了一個名字，叫做月仙，就留他母女住在此間，又做了幾套新的綢衣服與月仙穿著，真真佛要金裝，人要衣裝，居然打扮得姣好輕盈，並且聘請了一位烏師先生教他學習彈唱。可喜他聰明伶俐，一學便會，喉音清澈，依稀鶯囀喬林，故後來改作女伶，登臺演劇，現下且不細表。

按書中有話則長，無話則短。寶玉自得月仙以來，彈指間已是春去秋來，暑往寒至，匆匆又閱一年。在下曾作一絕，以志感。

詩曰：

光陰似箭催人老，歲序如流不我加。

枉灑江州司馬淚，潯陽又聽弄琵琶。

寶玉自顧年華已將不惑，漸覺花容改變，一年不如一年，即近日生涯也不及前歲之盛，若非工於修飾，恐就此一蹶不振了。然一味濃妝豔抹，非但別人久已看慣，不足以矜奇鬥勝，而且一爭過中年，已稱半老，仍然這樣的塗脂抹粉，與後輩姊妹們爭衡，適以形自己的醜態了。

正在犯想之際，忽見阿金手裡拿著一張小照，走進房來，說道：「大先生，格日子勒耀華拍格照，今朝我去拿仔來哉。到蠻像煞一個男，野好看篤。大先生，自家看。」說著，便遞與寶玉觀看。寶玉那天改作男裝，在耀華拍這個照，本屬無心，今番自己看了自己，見頭上戴一頂小帽，正中嵌著一粒滴珠。珠下一塊披霞帽塊，身上穿一件四邊鑲滾大如意頭的棗紅對胸馬褂，只因拍的是半身，沒有露出下面的。然覺得這樣裝束，比前少嫩了許多，又聽阿金稱贊好看，遂定了改裝主意。立即命阿金購買最新時的外國花緞，交與裁縫，限三日天要做成馬褂、馬甲、各一件，工資不計。果然有錢不消周時辦，三日後盡行做好，寶玉就此穿著起來，差相幫叫了一部皮篷馬車，帶著阿金、阿珠逕往靜安寺愚園而去。

此際豔陽天氣，園中遊人如織，一見寶玉這副裝飾，無不交頭接耳，互相評論，即北里姊妹們也在那裡竊竊私講，有的說好，有的說歹，莫衷一是。因曩時花業中，男裝甚少，雖非寶玉作俑，然風氣推行，實由寶玉為之倡。若到了今日，西學浸興，女學生到處皆有，頭上戴著外國帽，拖著一條大辮，鼻樑架著金絲鏡，腳上皮靴裹裹，有時身著操衣，竟與男學生毫無區別，常在街上行走，沒半點羞澀之態。倘同寶玉比較起來，只怕面皮還要老練些，即路人平日也見慣了，無足為怪，設在寶玉之時，不知怎樣的咋舌稱奇呢！在下做到此處，忽又想起數年前，海上女堂倌盛行，有一個叫周小大，略有姿色，惹得登徒子趨之若鶩。一日與人賭賽東道，改扮男裝，在馬路上行走，竟被巡捕識破，拉入捕房，送至公堂，會審官因有關風化，將小大枷號遊街示眾，並且把女堂倌盡行禁盡，一時咸稱為善政。這段情事，係在寶玉之前，所以不說寶玉作俑。況寶玉並非天足，穿了這套衣服，竟如《西廂記》惠明所云的「男不男、女不女」了。

閒文少敘。且說寶玉在亭子中倚欄呂茗，雖微聞旁人私議，他翻揚揚自得，大有一副老作家氣象。坐了一回，方同阿金等出園，又往味蕪園略坐片刻，卻與在愚園差不多。因見天已將暮，即便乘車回去，後從大馬路、四馬路兜了幾圈趟子，始覺盡興歸家。適值有客前來叫局，寶玉隨身而往，客人見了，個個贊美不置。因此，寶玉返舍，又添做了幾套男裝衣服，不知者猶以為寶玉最喜翻陳出新，其實寶玉不過欲遮掩老態罷了。正是：

色衰枉費菟裘計，年老甘居鴛婦名。

要知寶玉收養義女，退為房老大，開慶餘堂，請看下回剖解。